

凤凰山

早茶

11

2023年5月22日

星期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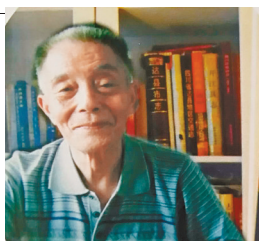
邮箱：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：郝良
□编辑：罗烽烈
□美编：杨蕙菱

朱老汉摆龙门阵

朱全森，年已耄耋，几经沉浮，淡看风云。性情豪爽，心直口快，人称“犟拐拐”。从事30余年达州地方志的编撰，著有《那年那月》《烟云苍茫》《为生命留言》。

“达州多少事，都记脑海中”，白云苍狗，世事如棋，居诸迭运照凡尘，莫让往事随人去，所以，今日“倚老卖老”，听我朱老汉为诸君摆摆达州往昔那些事。



民国中期，达县城区及附近乡场很多人都晓得张多福武艺超群，一些来达县城卖艺的外地江湖艺人都得拜望他。本城卖草（打）药谋生的陈正刚也很尊敬他。关于张多福的生平我略知一二，至于坊间的诸多传言不可不信，但不可全信。

张多福，今通川区凤北街道双鱼湖社区茶老湾人，幼年其父张自乾、母高氏双亡，孤苦无依，只得随家住徐家坝的外祖父高××生活。高的武艺为一方之冠，是当地团练武装的教练。多福身材魁梧，膂力过人，早晚随外祖父耍礮玩棒，兼之生父、叔父都是地方团练武装的练勇，多福受家庭遗传影响，十七八岁练就了扎实的武术基本功。

武力要靠饮食维系。外祖父家境一般，舅父经常带着多福外出下苦力挣钱。某日，毗邻火石梁的王××驾木船下城运大粪，计划雇二人返程拉纤。多福坦陈：“用不着两个人，你多给我半个人的工钱，我能顺利按时把船拉回来。”王××半信半疑，多福把胸膛拍得噹噹响：“不行，你把口水吐在我脸上！”王××觉得减少了开支，便满口答应。是日下午，多福果然按时把船拉回靠岸。王××另雇了3个人“起粪”。多福参与其事，担大桶，爬上坡，走得快，相当于其他两人的工效，左邻右舍交口惊叹。

嗣后，附近农家有挑、抬等搬运重活多雇多福出力。特别是高家坝、罗江口的木船运输业的老板，经常雇多福驾船“起载”、拉纤，既省部分工钱，又省饮食开支。有年五月，罗江口二号舵箠子船老板谭××给两份工钱雇多福既当“桡贩子”^①又当纤夫，运粮食下重庆贩卖，第4天傍晚，船抵合川龙王滩码头欲靠岸歇宿。倏忽之际，草棚内冲出七八个大汉，为首的黑脸大汉双手叉腰高声喧嚷：“请船老板答话，航行船想在本码头过夜，要先交十个银圆的码头建设钱，否则赶快滚蛋！”谭老板虚了火：想继续航行的话，但天色已晚，且下游滩多水急，极不安全；靠岸嘛，又要遭这群地痞无赖敲诈……张多福见状，不慌不急，挽起两个袖管，双手举出饭碗般粗、长约9尺、重约200斤的铁质扎杠^②，纵身上岸，向着黑大汉抱拳回话：“大哥，无非是要钱嘛，好说，好办，我们老板钱多多的，马上点交。现在我们几个下力的伙计又饿又渴，让小弟先到店内提罐开水，沽壶酒转来请大哥上船喝茶拿钱。”说完，双手把铁扎杠往岸边沙坝一扎，扎杠入土两尺多，再把系船绳套在杠上，船停稳了，那一伙杂皮二杆子已逃得远远的。

张多福个性乖张，有时处世为人过于执拗，甚至不近人情，个人婚事高不成，低不就，年过30，尚未娶妻成家。他于是看破红尘，拜伍道长、夏道长为师，往店子梁仙鹤寺悟道，练气功，习草医，经常去深山采草药，回城给人治跌打损伤、肌肉疼痛、风湿麻木、蛇咬虫伤及诸多顽疾，虽说不上药到病除，却多见奇效。城内绅士伍××腹部无名红肿，中医西医久治不愈，甚至越医越痛。投张多福服草药，辅以内功推拿，历时3月得以康复。至此，张多福名声大噪，求他治病者相当多，至于诊费药费不甚计较，但坚持“药不送人——免费药治不好病。”一些贫困群体求他治病治伤，或给几枚小钱，或带些自产蔬菜、杂粮，他也一笑纳。

1930年，张多福住南外店子梁仙鹤寺，曾在城内与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的保镖武师交往，切磋武艺，各有千秋。有人曾举荐他去绥属联中任学生体能教习，鉴于他不懂国术教程和体操的基本理论，作罢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忝列修志门墙，首纂《教育志》和《达县市北外乡志》。乡内关于张多福的传言颇多，我本着文理应与事理相合，形式逻辑应与思维逻辑相合；要别人相信首先自己要相信的原则，对张多福的武功总的评价是力气大，腿功特别强。实绩可鉴者，兹举以下几例：

旧时，北外高家坝与徐家坝接壤的苦竹溪天缘桥上大路边有对石狮子，每个重约千斤，张多福把路南边那尊石狮推倒之后，次日又想法使其复位。他连击桥北药王庙方斗砖墙3掌，留下3个窟窿。

张多福武艺超群

生平事褒贬不一

民国中期，军阀刘存厚割据达县、宣汉县等地，仍遵奉省令，城镇办警察，乡场办地方民众团练武装，以军摄政。达县附城区设4个团甲公所，北外区在凤凰山置仁凤、凤鸣、凤尾、凤凰4个团练组织，定期组织团丁操练。我父亲曾一度充任凤鸣团团正，据他口传，1929年农历二月某日，北外区团甲公所教练李养泉奉令来凤凰山八庙操场“检阅”^③，邀请张多福作现场指导。李教练长只闻张多福之名，不了解张的实际功夫。中午，在八庙会餐之后闲聊，要看看张的本领，从团丁中挑选3个赫赫有名的大力士，先发制人把张的腰抱住、两只手扭住，3个大力士累得气喘吁吁都没把张掀倒；八庙大殿外阶台中置有下座四方匾形重约400斤，上端船形重约300斤的两逼石质香炉，张多福纵身右腿一击，上端香炉错位。我父亲恳求：“张老师，你把香炉整歪了，要复原才对。”张遂用右腿踢击，没能整体吻合，留下“古记（忌）”。李教练长对张的功力赞叹不已。我小时在庙内读书，经常对“古记”指指点点。此物于1976年才毁弃。

有年正月初八，张多福的族弟张××请春客，他应邀赴约就餐。午饭后，众宾客求他表演腿功，他对着横房檐柱用右腿踢击，柱脚错位；左腿踢击使柱脚复位，檐口掉下两匹瓦片……

乡内很多长者评论，张多福幼年孤苦，没受传统文化教育。识一些字都承蒙外祖父、舅父指教；习武术，武德欠佳；“管闲事，不留余地……”

张多福曾随师学会“点穴道”。某天，罗江的陈××与他在城北并行时发生误会，陈二冲二冲地推搡，差点使张跌倒，张转身瞟了陈一眼之后，用旱烟杆斗击陈左肩两下，陈半身麻木疼痛，回家半月身亡，惹起官司，经调解，由张多福补助部分丧葬费。

有天，他路过滩头街河坝农贸市场，见一群驻军士兵欺民霸市，贱价估拿农民蔬菜和薯类，张多福见状上前制止。众兵丁气势汹汹地扬言：“关你屁事，一个出家人管啥闲事！滚快走！”张多福厉声指责：“你们这群‘滥丘八’吃国粮、领国饷，简直像土匪一样明火执杖抢老百姓财物！”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兵头，把张多福掀倒于地，众兵丁蜂拥拳脚交加，暴打一阵之后，张跃起反手一掌，把兵头门牙打落两颗，牙床错位，继擒住其手臂才说：“你们把我打够了嘛，我只一掌‘送’你下河喝水！”民众担心事态扩大惹发命案，飞报街头退役军官秦××劝解，双方方才息事。

1936年7月，磐石乡的李××仰慕张多福武功，托南外店子梁绅士张子良说情拜张多福为师习武。张本不想收徒弟，碍于中间人情面只好应允。某天，李父背几升米提罐油引李××进门投师。张多福举目一望，李××戴小帽，身穿长衫，语言文绉绉的，不行拜师礼仪。张心存芥蒂，拒收礼物，让“徒弟”暂时留下，是日下午，叫“徒弟”去河岸捡两背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鹅卵石背回来作床垫。是夜，师徒俩在鹅卵石上睡觉，李××彻夜难眠，叫苦不已，起不了床，经多福按摩、推拿，痛苦稍缓，之后则说：“你目前不是习武的料子，回家养息好了再来。”李××忍辱负痛回家，怀恨在心，继拜宣汉县柏树场王某习武，暗置砍刀一把，用毒药煮过，伺机报复。次年二月某日傍晚，侦悉张多福要去北外南岳庙会友，便猫在野茅溪路背“德政碑”后面。当多福步行至此，李××蹿出，挥刀砍多福左腿，多福耳闻风声，知有人行凶，纵身跳跃，刀伤左脚小腿，行凶者知道张平时外出随身带有飞镖防身，不敢再战，远逃。

多福负伤回寺，用药敷治，奈何毒性难祛，且伤及中枢神经，只得回张家坝五显庙养伤，时疯时癫。1939年3月某日下午，张多福在达县城滩头街河坝看修通川桥，见一个外地石工调戏洗衣妇女，他忿怒不已，去揪住肇事者“下河喝水”。肇事方10多个同伙前来相救，有的投石块砸击，有的挥铁锤乱打，张多福毒伤未愈，招架不住，受伤倒地，街坊人士前去评理，认定修桥石工聚众行凶，欲报案公决。鉴于修桥是国防工程，经邓××、张××等劝解，由行凶者酌付医药费、生活费，并雇滑竿送张多福回庙调养。后来伤毒日益恶化，是年秋，张多福病逝，葬于张家坝骑龙寺下半坡。

上世纪末启动编纂《达州市志》，有人极力主张主给张多福立传，鉴于地方文史资料所载部分事迹难稽，议罢。

注：

①桡贩子：划船水手。

②扎杠：木船船头有管形通孔，船靠岸用木杠或铁杠贯扎，使船停稳，启航时把扎杠抽出，相当于轮船的下锚。

③检阅：又叫“点团”。